

九州风物

春风又绿延河畔

乔文渊

阳春三月，春风如轻柔的丝缕，悄然拂过华夏大地，圣地延安恰似从酣眠中苏醒的巨人，焕发出别具一格的生机与活力。这座满载厚重历史与红色记忆的城市，于春日的情怀里，尽显迷人魅力，处处洋溢着盎然朝气。

清晨，第一缕阳光尚未完全驱散夜的凉意，推开窗户，清爽的春风裹挟着泥土的馥郁芬芳，迫不及待地涌入屋内，瞬间让人神清气爽。极目远眺，连绵起伏的青山仿佛大自然这位丹青圣手精心勾勒，翠绿欲滴，满溢灵动之韵。而最是令人惊艳的，当数那漫山遍野肆意绽放的春花。那一簇簇、一片片、一丛丛、一洼洼的杏花、桃花，以及诸多叫不上名的山花，恰似赶赴一场盛大春日之约，你追我赶，竞相吐艳。远远望去，这些绚烂花朵宛如T台上的模特，在春风的温柔轻抚下，摇曳生姿，变幻出各式迷人姿态，时而隐匿于山峦怀抱，时而又浮现眼前，如梦如幻，美不胜收。

春季的延安，交通线上亦是一幅流动的绝美画卷。疾驰的火车、穿梭的班车、自驾的私家车，在蜿蜒道路上时缓时疾，时而钻进深邃山洞，时而跨越雄伟桥梁。高速公路两旁，漫山遍野的粉色山花与翠绿松柏、褐色枯草相互交织，构成一幅色彩斑斓的绝美图景，令人不禁浮想联翩。坐在车内，目光所及皆为美景，每一处转弯、每一次起伏，都似在徐徐展开一幅全新的山水画卷，让人沉醉其中，流连忘返。

此时的延安，已绝非单纯的春之伊始，而是一片生机盎然的世界。春风轻

拂，风筝在湛蓝天空中肆意翱翔，与绚丽云霞相映成趣。万物在这温暖季节纷纷复苏，整个大地宛如化作一片春花的海洋。人们置身其间，每一处筋骨仿佛与春的节拍一同跃动、舒展，尽情感受生命的律动。鸟儿欢快飞舞，叽叽喳喳地诉说着春的喜悦；野兔在草丛中欢快跳跃，不时露出灵动身影；小松鼠俏皮地爬上悬崖树梢，好奇地张望着这个焕然一新的世界。小草从沉睡中苏醒，嫩绿叶片奋力向上生长；春花肆意绽放，以缤纷色彩装点大地；树木抽出新芽，嫩绿枝丫在微风中轻轻摇曳。黄龙的褐马鸡莺歌燕舞；子午岭的百余只华北豹，精神饱满，体态丰硕。它们共同构筑成一幅立体画卷，为早春奏响一曲欢快赞歌。就连空中航班，似乎也被这美景所吸引，不自觉降低飞行高度，好让乘客更清晰地俯瞰这片美丽大地。山川、河流、山岗、村庄、乡镇、工厂等，仿佛被精心镌刻于大地的宏伟蓝图上，与黄河、南泥湾、黄帝陵相互交织，共同绘就一幅气势恢宏的自然与人文景观交融的壮丽图景。

延安城区的山峦，仿佛都被赋予了生命，有了脉搏与呼吸。它们宛如含情脉脉的少女，带着娇羞神态，静静地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每一个角落都充满惊喜，令人目不暇接。在这里，没有刻板与沉闷，因为刻板无法容纳这真正的自然美景，更无法承载这充满生命力的艺术景致。这里唯有鲜活的生命在蓬勃蒸腾，墨绿松柏与褐色山峦厚土相互映衬，构成一幅和谐且富有诗意的古朴画卷。

延安的城市风貌同样令人瞩目。两山对峙，恰似两块方阵的男女，热烈对唱着情

歌，充满浓郁生活气息。百米大道两旁高楼林立，商铺纵横，车水马龙，尽显繁华都市景象。南滨大道上，巍峨宝塔屹立挺拔，宽敞体育场与庄重礼堂相互呼应，彰显着这座城市的活力与底蕴。火车站与西北局遥遥相望，仿佛在诉说往昔的峥嵘岁月。杜甫川的欢歌，柳林铺的欢笑、万花山的牡丹吸引游人，木兰园的碑林寄托沧桑。共同见证着新时代延安的崭新面貌。圣地路连通着枣园、杨家岭、王家坪纪念馆，道路两旁绿杨银杏树夹道欢迎远方来客，让人们在追寻红色记忆的同时，也能感受到这座城市的热情与温暖。二道街则是美食的天堂，特色小吃琳琅满目，人流如织。李老二的羊蹄软糯可口，二杆子的搅团爽滑劲道，还有川云大碗酸菜面、羊肉剁荞面，以及延安沾沾、烧烤羊肉串等各种美食，价廉物美，令人垂涎欲滴。

拥军大道愈发宽阔平坦，道路两旁的酒店为往来游客提供温暖舒适的住宿环境。三川秀美，名木百花争奇斗艳，竞相绽放。无论是知名还是不知名的花木草坪，还有新区盛大的牡丹花园，皆蓄势待发，夜以继日地装扮着这座绿色、和谐、美丽的新延安。新城更是延安发展的新亮点，以全新规划和思路，短短十年已初具规模。这里办公便捷，功能齐全，环境优美。名贵树木星罗棋布，珍贵花草馨香宜人，餐饮住宿一应俱全，令人应接不暇。三十三座山环绕而成的小平原上，体育场和博物馆为这座城市增添新的文化与休闲元素，吸引了众多市民和游客前来参观游玩。

延安的生态变化更是令人惊叹。退耕还林二十余年来，延安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的延安，白天蓝天白云，夜晚群星闪烁，“圣地蓝”已成为这座城市的一张亮丽名片，为红色旅游奠定坚实基础。随着植被不断增加和森林小气候逐渐形成，再加上生态保护工作者和林业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延安的降雨量显著增加。沿包茂高速从宜君到延安，再一直通向靖边，沿途山川沟壑间山花似锦，百里飘香，美景覆盖县乡。

三月的圣地延安，春花怒放，绿色正日益广泛地覆盖在陕北大地上。在卫星遥感地图上，全国退耕还林第一县吴起恰似一枚绿色邮票，稳稳贴在黄色信封上，边缘清晰可见，美不胜收。圣地延安正以悄然却坚定的步伐，改变着陕北固有的形象，绿色基调和圣地蓝成为延安生态文明的亮丽名片，镶嵌在黄土高原上，熠熠生辉，吸引着世人目光。它不仅是革命的圣地，更是生态宜居的家园，承载着历史的厚重，也孕育着未来的希望。倘若每年三月在圣地举办一个盛大的春花节，那必将更令人心驰神往。



常红 摄

岁月珍藏黄土地

李连科

因为曾在陕北有过一段生活经历，建立了割舍不断的感情，特别是近些年，时常怀念陕北，怀念陕北的老乡，更是心心念那段陕北生活。我先后回去过四次，也写了不少回忆在陕北生活的文章，始终无法割舍我对陕北延安的眷恋。我感觉自己只是肉体生活在北京，灵魂却依旧在那黄土高原上徘徊。那纵横交错的群山，那支离破碎的黄土窑洞，还有那承载着无数回忆的陕北窑洞，都深深牵动着我的心……

在这些沟壑之间，黄土高原上居住着世代生息的陕北人。他们依山而居，凿窑洞为家，把黄土地的质朴与坚韧融入自己的性格。站在沟壑边，我常常感叹，这片土地何其壮美，又何其厚重。沟壑之下，是千百年来的黄土高原的风雨沉淀，是先民们的汗水与梦想。沟壑之上，是蓝天白云的浩渺，是陕北儿女的坚韧与希望。

我怀念坐在窑洞的土炕上，吃着玉米馍，喝着小米米汤，与乡亲们拉家常的时光；怀念闻着陕北人身上散发的那股农家特有的旱烟味。坐在崖畔上，倾听农人们犁地的回牛声；怀念放羊老汉赶着如白云般的羊群，从这个山头飘向那个山头的画面；更怀念在山岗沟岔间飘荡的信天游——“亲口口，拉手手，咱俩一啖里走……”那质朴的旋律，宛如对故乡深情的呼唤。

陕北的春天，宛如一位迟暮的佳人，总是在漫长的等待后，才带着几分娇羞与矜持姗姗来迟，缓缓揭开春姑娘的面纱。当冬日的寒风还在山岗间肆

意游荡，眷恋着这片黄土地时，春天已从大地深处悄然萌动。

夏天的黄土高原，是一年中最美的时节。夜幕降临，凉爽的风轻轻拂过，令人心旷神怡。一家人吃完饭后，坐在院子里乘凉。我有个会拉手风琴、小提琴的同学，悠扬的琴声在山谷间回荡，那山谷犹如天然大音箱，从未听过这么好听的音乐。

陕北的秋天在农人脸上幸福的褶子里，充满了丰收的喜悦与憧憬；陕北的秋天在喜庆而粗犷的唢呐声里，悠扬而悲壮；陕北的秋天在丰满而温柔的秧歌里，热烈而奔放；陕北的秋天是丰收的季节、欢乐的季节、令人向往而又美好的季节。

冬天，天寒地冻，窗外寒风怒吼，大雪将荒原覆盖。此时，我睡在滚烫的热炕上，静谧的冬日，故乡的温暖如同炉火，驱散了寒冷与孤寂，伴我进入甜美的梦乡。

这片荒凉、贫瘠却又广袤无垠的土地，这片静静伫立在天宇之下的黄土地，就是我的陕北，我魂牵梦绕的家乡。它或许并不完美，却承载了我生命中最珍贵的回忆和最深厚的情感。就如同路遥先生用他的笔为陕北书写壮丽篇章一样，这“平凡的世界”里我的灵魂也永远扎根在了这片土地上，无法离去。



故土情深

煎饼

石开

老王头的煎饼摊支在省道边的土坡上，背后的永州大桥已经矗立了三十年。干涸的河床裂开道道泥缝，像张没牙的嘴，这些年吞过三个醉汉、一辆拖拉机，还有他媳妇的每晚的呜咽声。

凌晨四点，天正黑得紧。他往面盆里舀水，皴红的手掌将荞麦惨惨慢慢碾碎成糊。陕北的过硬，水也硬，这荞麦面糊得搅够九千九百九十九下。“这跟命一样，揉够了才能摊开。”这是师傅咽气前说的话。那年师傅摊最后一面盆煎饼，耙子突然断了，面粉溅到铁鏊里，烧出一股焦糊的香气。

城里人总嫌他的煎饼咸。有个戴金链子的胖子曾踩着板凳骂：“弄鬼呢！纯粹是打死卖盐的了！”老王头不吭声，只是抖落开饼耙子，低头看着饼皮——薄得能透出三十年前的月亮。那年冬天黑得早，他要亲时，本该黄昏过门的新娘子，硬是等到月亮当头才出门。天太晚了，过门时只能吃煎饼对付，那个咸味他记到现在。

案板底下压着张照片，是儿子在深圳工地的合影。年轻人嫌摊煎饼丢人，“一天到晚就知道摊煎饼，能摊出个屁的前程！”临走前摔了装辣油的粗瓷碗。老王头用簸箕扫起碎饼，站在桥上把碎碗连同垃圾一起扔进永州河。第二天，他照旧往饼里卷凉拌大头菜。大头菜要切得细，比针尖粗了扎喉咙，比头发丝细了尝不出脆劲。这分寸他拿捏了一辈子，就像拿捏着对儿子的恨：不能太稠，稠了苦；不能太稀，稀了没味。

腊月里，摊前来了个裹着尿素袋发抖要饭的。老王头卷了几卷热豆腐煎饼递

过去，乞丐吃着吃着哭起来，说这煎饼让他想起老家被山洪冲塌的房子，也不知道儿子是没在家还是被山洪卷走了。那天收摊时，老王头多抽了两锅烟，跳动的火信子在照片上烧出个洞，正好落在儿子脸上。

除夕前，镇上热心人凑钱，几个年轻人坐绿皮车从珠海把儿子骨灰抱回来，没人知道当晚老王头就摔了骨灰罐，一把没摔碎，骨灰却撒了一地。他突然放声大哭起来，哭声撕心裂肺，差点背过气去。白天人们议论纷纷：“说是陪老板喝酒喝死了”“不对，是病死的”“听说说火化得蹊跷，怕是得了脏病”……老王头满心愧疚。摸出半瓶汾酒，就着冷煎饼一口口地嚼。窗外炸开的烟花，映在鏊子上忽明忽暗，恍惚间似乎看见老婆子在咳嗽。他醉醺醺地举起饼耙子对着虚空比划：“翻咯……翻咯……”

最近河畔要改建成停车场，穿工作服的人来量了三次地皮。老王头依旧四点钟起床搅面糊，饼耙子顺转三圈逆三圈，转着转着就笑了——他们不知道，这摊子早不是他的命，面糊才是。

最后一面盆煎饼出锅时，他往面盆里撒了把盐。风卷着沙粒撞在铁鏊上，叮叮当当，屋舍俨然，有良田酥梨之属的佛光村，借机又挖掘打造出千年古村落的佛光村史馆，赋予千亩酥梨的文化属性品牌。秋天“佛光酥梨”大丰收，全国各地客商纷沓而来，更将延长县“酥梨之乡”的名头镶上了一道金边。

今年春又到，延长县将“佛光村梨花节”升级为“延长县梨花文化旅游节”，广邀社会各界文化人士参与活动。经济搭台，文化唱戏，举办歌赛、戏曲、秧歌、马拉松、旗袍走秀、摄影剪纸、书法诗词等节目大赛。许多闻讯前来的商贩，五金日杂、农用



小小说

诗海泛舟

十里桃花

李炳智

一冬的等待
只为你盛开
春路上
你是我眼角最美的风采

时光老去
带不走我年复一年的思怀
岁月流逝
流不走我对这人间四月的青睐

粉色的流云
哪是人面 哪是花开
银铃般的笑声
又一次唤醒万物复苏的精彩

我们徜徉桃林
置身无忧无虑的世外
你是从烦冗脱身的陶公
我是天边飘来的泰山远黛

温暖的阳光
照耀文字溢出的仪态
望不断的桃花
染红诗雨洗过的香腮

唱起暖暖的歌
舞动长裙摆
让袅袅琴音洗净尘世的疲惫
让我的梦想飞向桃花盛开的舞台

带着唐诗宋词的音韵
走进春天的花海
吟咏日新月异的华章
抒发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爱

我会正视听落英缤纷
我会仰望着枝头硕果累累笑颜开
走过新一季春夏秋冬
明年春天
穿越十里桃花 我再来

瓦砾上的河流

曹延斌

河流把不少历史淹了
需要打捞出来晒一晒

瓦砾不喜欢水
是河流硬把瓦砾拉下水的

瓦砾心里有话要说
河流堵上了它们的嘴

如果有一日
瓦砾暴露在阳光下
是振臂高呼
还是难以开口

在陌生的地方跻身
瓦砾会不会变成鱼
涅槃重生

河流继续流淌着
埋没的瓦砾
好像从来没有来过

花开佛光村

史权

初春的陕北大地，微风中依然夹杂着丝丝寒意。欢快的延河水伴随着我们火热的心情一路向东，车窗外一闪而过的山峦草木，早已按捺不住性子，星星点点地开始探头露脸。粉色山桃、白色山杏、黄色连翘悄悄绽放，为夹道两岸山坡点缀起一道道明快的色调。

山回路转，车子盘旋北上，驰入了佛光村的塬面。狭窄的视线豁然开朗，眼前猛然凸现出另一番的景象，佛光村路边梨园枝头的花蕾，已然齐刷刷地绽放开来。原野上盛开的一朵朵雪白雪梨花，犹如在黄土地上铺就了一片片洁白的锦缎。一阵微风吹过，一股子清冽的花香扑面而来。梨花洁白胜雪，蜜蜂闻香闹阳春，放眼整个佛光村塬上，俨然变成了一片花的海洋，好一派素雅的人间妙景！

佛光村头新建的广场上，彩旗飘飘，锣鼓喧天，一颗颗亮红色的大气球，高高地升向天空。佛光村的“梨花节”，就在春天脚步还蹒跚的时候，就迫不及待地隆重登场了。

“佛光村”这个蕴含佛意的村名，由来已久，最远可以溯源到宋、金年间。小时候常听老人们讲，以前佛光村东，曾有一座塑有金身的佛家大庙。当时占据此地的大金朝廷，信奉崇拜佛教。奉旨建庙的金朝官员，取意金身大佛的“佛光普照”，就将村名叫做佛光村。后来战乱纷争，朝代更迭，宏大的庙宇和大佛也毁于一旦。现代兴修水利时，只挖出了一大堆庙宇破瓦残砖，再就只剩下这个富有禅意的古老名。

佛光村在清朝时曾有多家财主。记得七、八十年代时候，那些陈旧破败的高门古宅、石狮门楼内仍有人居住；也有留存着几处残垣断壁的小庙祠堂，戏台门楼矗在村庄中央。再到后来，地处贯通秦晋的延马公路边，摇摇欲坠的佛光村古迹，在一片热火朝天的新农村建设中，全被一刀切拆除，空留下一丝感叹古村落命运的遗憾。不过，佛光村塬宽地广，黄土层深厚，自古就是农耕富饶之地，又处在通往古镇安河、黄河马头关渡口的要道上，多年来一直是当地有名的大村庄。就是在最困难的

上世纪60年代初，佛光村村民也从未断过粮，没有人出门讨过饭。周围村庄曾还有过“嫁女就嫁佛光汉”的说法，这也是过去老百姓对佛光村的认可。可是，优越的土地条件，却无形中造就了村民们“小富即安”小农意识。佛光村人一度原地踏步、不思进取，还有人养成了好赌的坏习惯。于是，佛光村这个古老的富裕村庄，后来曾一度踟躇不前，发展缓慢。

上世纪九十年代，佛光村被安河乡政府，选为发展农村经济的示范点，建设千亩梨园基地。乡政府发动全乡劳动力出民工，闹腾腾举全乡之力，栽植了大量黑梨、砀山梨等高产品种。只可惜当时的市场经济还不完善，梨园的品种选择上也有问题，从而导致了佛光村梨园经济，多年来一直不温不火。直到近些年，佛光村才逐渐从市场中摸索出了经验教训，加大了对梨子品种改良换代和质量管理的力度，注册了“佛光酥梨”品牌。千年古村佛光，终于因酥梨而兴，因梨花而火，在新时代明媚的春天里，重新焕发出靓丽的青春。这个以白姓居多

的古村落，好像在冥冥之中，早就印证了今天的这场洁白梨花之缘。

去年的春天，延长县罗子山镇政府在佛光村策划举办了首届“梨花节”。虽然只是进行小的试探，未曾想还是低估了新时代人们对花香的气息、美景的追求、春天的盼望热情。千亩梨花向阳开，万里佳人闻香来，佛光村小小的“梨花节”通过抖音快手，网络图片，诗词文章公众号及各种现代传媒宣传，竟然不经意一炮而红。塬宽地广，屋舍俨然，有良田酥梨之属的佛光村，借机又挖掘打造出千年古村落的佛光村史馆，赋予千亩酥梨的文化属性品牌。秋天“佛光酥梨”大丰收，全国各地客商纷沓而来，更将延长县“酥梨之乡”的名头镶上了一道金边。

今年春又到，延长县将“佛光村梨花节”升级为“延长县梨花文化旅游节”，广邀社会各界文化人士参与活动。经济搭台，文化唱戏，举办歌赛、戏曲、秧歌、马拉松、旗袍走秀、摄影剪纸、书法诗词等节目大赛。许多闻讯前来的商贩，五金日杂、农用

物资、工艺产品，竟将偌大的佛光塬上，挤得满满当当。乡村大舞台，梨花节为媒，宛如召开一场盛大的物资文化交流大会。

一时间，佛光枝头春意闹，家家户户迎宾贵。佛光村竟变成市民踏青休闲度假，看戏采买的打卡地。且要比以往城乡召开庙会，举办社火都热闹了许多倍。农民心底积存的陈旧思想，就在这不知不觉的潜移默化中移风易俗，扎下了新根，发出了新芽。真不知是这喧闹的佛光村梨树枝头，重新焕发出了农村经济青春的活力；还是这乡村文化振兴的春风，又吹醒了古老的佛光村！

春风徐来轻拂面，梨花遍开佛光村；文化搭台经济兴，乡村阵阵春意浓。这一切，都是以“梨花节”的名义，古村复兴新农村，创出一片乡村振兴的新思路！

赞曰：
千亩梨花秀成林，
老树枝头织素锦；
古村佛光谱新篇，
春风浩荡暖人心。